



新書卷第九

漢 維陽賈誼著

明 新安程榮校

大政上

聞之於政也民無不爲本也國以爲本君以爲本吏以爲本故國以民爲安危君以民爲威侮吏以民爲貴賤此之謂民無不爲本也聞之於政也民無不爲命也國以爲命君以爲命吏以爲命故國以民爲存亡君以民爲育明吏以民爲賢不肖此之謂民無不

爲命也聞之於政也民無不爲功也故國以爲功君
以爲功吏以爲功國以民爲興壞君以民爲弱強吏
以民爲能不能此之謂民無不爲功也聞之於政也
民無不爲力也故國以爲力君以爲力吏以爲力故
夫戰之勝也民欲勝也攻之得也民欲得也守之存
也民欲存也故吏率民而守而民不欲存則莫能以
存矣故率民而攻民不欲得則莫能以得矣故率民
而戰民不欲勝則莫能以勝矣故其民之於其上也
接敵而喜進而不能止敵人必駭戰由此勝也夫民

之於其上也接敵而懼退必走去戰由此敗也故夫
蓄與福也非降在天也必在士民也嗚呼戒之戒之
夫士民之志不可不要也嗚呼戒之戒之行之善也
萃以爲福已矣行之惡也萃以爲蓄已矣故受天之
福者天不功焉被天之蓄則亦無怨天矣行自爲取
之也知善而弗行謂之不明知惡而弗改必受天殃
天有常福必與有德天有常蓄必與奪民時故夫民
者至賤而不可簡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於
今與民爲仇者有遲有速而民必勝之知善而弗行

謂之狂知惡而不改謂之惑故狂夫與惑者聖王之
戒也而君子之愧也嗚呼戒之戒之豈其以狂與惑
自爲之明君而君子乎聞善而行之如爭聞惡而改
之如讎然後禍蓄可離然後保福也戒之戒之誅賞
之慎焉故與其殺不辜也寧失於有罪也故夫罪也
者疑則附之去已夫功也者疑則附之與已則此無
有毋罪而見誅毋有有功而無賞者矣戒之哉戒之
哉誅賞之慎焉故古之立刑也以禁不肖以起怠惰
之民也是以一罪疑則弗遂誅也故不肖得改也故

一功疑則必弗倍也故愚民可勸也是以上有仁譽
而下有治名疑罪從去仁也疑功從予信也戒之哉
戒之哉慎其下故誅而不忌賞而不曲不反民之罪
而重之不滅民之功而棄之故上爲非則諫而止之
以道紀之下爲非則矜而恕之道而赦之柔而假之
故雖有不肖民化而則之故雖昔者之帝王其所貴
其臣者如此而已矣人臣之道思善則獻之於上聞
善則獻之於上知善則獻之於上夫民者唯君者有
之爲人臣者助君理之故夫爲人臣者以富樂民爲

功以貧苦民爲罪故君以知賢爲明吏以愛民爲忠
故臣忠則君明此之謂聖王故官有假而德無假位
有卑而義無卑故位下而義高者雖卑貴也位高而
義下者雖貴必窮嗚乎戒之哉行道不能窮困及之
夫一出而不可反者言也一見而不可得揜者行也
故夫言與行者知愚之表也賢不肖之別也是以智
者慎言慎行以爲身福愚者易言易行以爲身災故
君子言必可行也然後言之行必可言也然後行之
嗚乎戒之哉戒之哉行之者在身命之者在人此福

菑之本也道者福之本祥者福之榮也無道者必失
福之本不祥者必失福之榮故行而不緣道者其言
必不顧義矣故紂自謂天王也桀自謂天子也已滅
之後民以相罵也以此觀之則位不足以爲尊而號
不足以爲榮矣故君子之貴也士民貴之故謂之貴
也故君子之富也士民樂之故謂之富也故君子之
貴也與民以福故士民貴之故君子之富也與民以
財故士民樂之故君子富貴也至於子孫而衰則士
民皆曰何君子之道衰也數也不肖暴者禍及其身

則士民皆曰何天誅之遲也夫民者萬世之本也不
可欺凡居於上位者簡士苦民者是謂愚敬士安民
者是謂智夫愚智者士民命之者故夫民命者大族
也民不可不畏也故夫民者多力而不可敵也嗚呼
戒之哉與民爲敵者民必慎之君能爲善則吏必能
爲善矣吏能爲善則民必能爲善矣故民之不善也
吏之罪也吏之不善也君之過也嗚呼戒之戒之故
夫士民者率之以道然後士民道也率之以義然後
士民義也率之以忠然後士民忠也率之以信然後

士民信也故爲人君者其出令也其如聲士民學之其
如響曲折而從君其如景矣嗚呼戒之哉戒之哉君鄉
善於此則共默協民皆鄉善於彼矣猶景之象形也君
爲惡於此則嗙嗙然協民皆爲惡於彼矣猶響之應聲
也故是以聖王而君子乎執事而臨民者日戒慎一日
則士民亦曰戒慎一日矣以道先民也道者聖王之行
也文者聖王之辭也恭敬者聖王之容也忠信者聖王
之教也聖人也者賢知之師也仁義者明君之性也故
堯舜禹湯之治天下也所謂明君也士民樂之皆卽位

百年然後崩士民猶以爲大數也桀紂所謂暴亂之君也士民苦之皆即位十年而滅士民猶以爲大久也故夫諸侯者士民皆愛之則其國必興矣故士民皆苦之則國必亡矣故夫士民者國家之所樹而諸侯之本也不可輕也嗚呼輕本不詳實爲身殃戒之哉戒之哉

大政下

易使喜難使怒者宜爲君識人之功而忘人之罪者宜爲貴故曰刑罰不可以慈民簡泄不可以得士故欲以刑罰慈民辟其猶以鞭狎狗也雖久弗親矣故

欲以簡泄得士辟其猶以弧休鳥也雖久弗得矣夫士者弗敬則弗至民者弗愛則弗附故欲求士必附惟恭與敬忠與信古今無易矣渚澤有枯木而國無枯士矣故有不能求士之君而無不可得之士有不能治民之吏而無不可治之民故君明而吏賢矣吏賢而民治矣故見其民而知其吏見其吏而知其君矣故君功見於選吏吏功見於治民故勸之其上者猶其下而上嗜矣此道之謂也故治國家者行道之謂國家必寧信道而不爲國家必空故政不可不慎

也而吏不可不選也而道不可離也嗚呼戒之哉離道而災至矣無世而無聖或不得知也無國而無士或弗能得也故世未嘗無聖也而聖不得聖王則弗起也國未嘗無士也不得君子則弗助也聖明則士聞節矣故聖王在上位則士百里而有一人則猶無有也故王者衰則士沒矣故暴亂位上則千里而有一人則猶比肩也故國者有不幸而無賢士矣故自古而至於今澤有無水國無無士故士易得而難求也易致而難留也故求士而不以道周徧境內不能

得一人焉故求士而以道則國中多有之此之謂士易得而難求也故待士而以敬則士必至矣待士而不以道則士必去矣此之謂士易致而難留也王者有易政而無易國有易吏而無易民故因是國也而為安因是民也而為治故湯以桀之亂為治武王以紂之比卒為彊故民之治亂在於吏國之安危在於政是以明君在於政也慎之於吏也選之然後國興也故君能為善則吏必能為善矣吏能為善則民必能為善矣故民之不善也失之者吏也故民之善者吏

之功也故吏之不善也失之者君也吏之善者君之功也是故君明而吏賢而民治矣故苟上好之其下必化之此道之政也夫民爲言萌也萌之爲言也盲也故惟上之所扶而以之民無不化也故曰民萌民萌哉直言其意而爲之名也夫民者賢不肖之杖賢不肖皆具焉故賢人得焉不肖者休焉技能輸焉忠信飾焉故民者積愚也故夫民者雖愚也明上選吏焉必使民與焉故士民譽之則明上察之見歸而舉之故士民苦之明上察之見非而去之故王者取吏

不忘必使民唱然後和之故夫民者吏之程也察吏於民然後隨之夫民至卑也使之取吏焉必取其愛焉故十人愛之有歸則十人之吏也百人愛之有歸則百人之吏也千人愛之有歸則千人之吏也萬人愛之有歸則萬人之吏也故萬人之吏也撰卿相焉夫民者諸侯之本也教者政之本也道者教之本也有道然後教也有教然後政治也政治然後民勸之然後國豐富也故國豐且富然後君樂也忠臣之功也臣之忠者君之明也臣忠君明此之謂政之綱也

故國也者行之網然後國臧也故君之信在於所信
所信不信雖欲論信也終身不信矣故所信不可不
慎也事君之道不過於事父故不肖者之事父也不
可以事君事長之道不過於事兄故不肖者之事兄
也不可以事長使下之道不過於使弟故不肖者之
使弟也不可以使下交接之道不過於爲身故不肖
者之爲身也不可以接友慈民之道不過於愛其子
故不肖者之愛其子不可以慈民居官之道不過於
居家故不肖者之於家也不可以居官夫道者行之

於父則行之於君矣行之於兄則行之於長矣行之
於弟則行之於下矣行之於身則行之於友矣行之
於子則行之於民矣行之於家則行之於官矣故士
則未仕而能以試矣聖王選舉也以爲表也言之然
後知其問謀焉然後知其極任之以事然後知其信
故古聖王君子不素距人以此爲明察也國之治政
在諸侯大夫士察之理在其與徒君必擇其臣而臣
必擇所與故察明者賢乎人之辭不出於室而無不
見也察明者乘人不出其官而無所不入也故王者

居於中國不出其國而明於天下之政何也則賢人之辭也不離其位而境內親之者謂之人爲之行也故愛人之道言之者謂之其府故愛人之道行之者謂之其禮故忠諸侯者無以易敬士也忠君子者無以易愛民也諸侯不得士則不能興矣故君子不得民而不能稱矣故士能言道而弗能行者謂之器能行道而弗能言者謂之用能言而能行之者謂之實故君子訊其器任其用乘其實而治安興矣嗚呼人耳人耳諸侯卽位享國在稷血食而政有命國無君

也官有政長而民有所攸屬而政有命國無吏也官駕百乘而食食千人政有命國無人也何也君之爲言也考也故君也者道之所出也賢人不舉而不肖人不去此君無道也故政謂此國無君也吏之爲言理也故吏也者理之所出也上爲非而不敢諫下爲善而不知勸此吏無理也故政謂此國無吏也官駕百乘而食食千人近側者不足以問諫而由朝假不足以考度故政謂此國無人也嗚呼悲哉君者群也無人誰據無據必蹶政謂此國素亡也

脩政語上

黃帝曰道若川谷之水其出無已其行無止故服人而不爲仇分人而不譁者惟其道矣故播之於天下而不忘者其惟道矣是以道高比於天道明比於日道安比於山故言之者見謂智學之者見謂賢守之者見謂信樂之者見謂仁行之者見謂聖人故惟道不可竊也不可以虛爲也故黃帝職道義經天地紀人倫序萬物以信與仁爲天下先然後濟東海入江內取綠圖而濟積石涉流沙登於崑崙於是還歸中

國以平天下天下太平唯躬道而已

帝顓頊曰至道不可過也至義不可易也是故以後者復迹也故上緣黃帝之道而行之學黃帝之道而賞之加而弗損天下亦平也

顓頊曰功莫美於去惡而爲善罪莫大於去善而爲惡故非吾善善而已已善緣善也非惡惡而已也惡緣惡也吾日慎一日其此已也

帝嚳曰緣道者之辭而學爲已緣巧者之事而學爲巧行仁者之操而學爲仁也故節仁之器以脩其躬

而身專其美矣故士緣黃帝之道而明之學帝顓頊之道而行之而天下亦平也

帝嚳曰德莫高於博愛人而政莫高於博利人故政莫大於信治莫大於仁吾慎此而已也

帝堯曰吾存心於先古加意於窮民痛萬姓之罹罪憂衆生之不遂也故一民或饑曰此我饑之也一民或寒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此我陷之也仁行而義立德博而化富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先恕而後行是以德音遠也是故堯教化及雕題蜀越

撫交趾身涉流沙地封獨山西見王母訓及大夏渠搜北中幽都及狗國與人身鳥面及焦僥好賢而隱不還而疆於行而蓄於志率以仁而恕至此而已矣帝舜曰吾盡吾敬以事吾上故見謂忠焉吾盡吾敬以接吾敵故見謂信焉吾盡吾敬以使吾下故見謂愛焉是以見愛親於天下之民而見貴信於天下之君故吾取之以敬也吾得之以敬也故欲明道而諭教唯以敬也故欲明道爲忠必服之大禹之治天下也諸侯萬人而禹一皆知其體故大

禹豈能一見而知之也豈能一聞而識之也諸侯朝會而禹親服之故是以禹一皆知其國也其士月朝而禹親見之故是以禹一皆知其體也然且大禹其猶大恐諸侯會則問於諸侯曰諸侯以寡人爲驕乎朔日士朝則問於士曰諸大夫以寡人爲汰乎其聞寡人之驕之汰耶而不以語寡人者此教寡人之殘道也滅天下之教也故寡人之所怨於人者莫大於此也大禹曰民無食也則我弗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民我弗能勸也故鬋河而導之九牧鑿江而導之

九路澄五湖而定東海民勞矣而弗苦者功成而利於民也禹嘗晝不暇食夜不暇寢矣方是時也憂務故也故禹與民士同務故不自言其信而諭矣故治天下以信爲之也

湯曰學聖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靜思而獨居譬其若火夫舍學聖之道而靜居獨思譬其若去日之明於庭而就火之光於室也然可以小見而不可以大知是故明君而君子貴尚學道而賤下獨思也故諸君得賢而舉之得賢而與之譬其若登山乎得不肖而

舉之得不肖而與之譬其若下淵乎故登山而望其
何不臨而何不見凌遲而入淵其孰不陷溺是以明
君慎其舉而君子慎於得舉然後細福可必細蓄可
去矣

湯曰藥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藥言獻於貴然後聞
於卑故藥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教也藥言獻於貴
然後聞於卑道也故使人味食然後食者其得味也
多使人味言然後聞者其得言也少故以是明上之
於言也必自也聽之必自也擇之必自也聚之必自

也藏之必自也行之故道以數取之爲明以數行之
爲章以數施之萬姓爲藏是故求道者不以目而以
心取道者不以手而以耳致道者以言入道者以忠
積道者以信樹道者以人故人主有欲治安之心而
無治安之故者雖欲治顯榮也弗得矣故治安不可
以虛成也顯榮不可以虛得也故明君敬士察吏愛
民以參其極非此者則四美不附矣

脩政語下

周文王問於粥子曰敢問君子將入其職則其於民

也何如粥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故
曰君子將入其職則其於民也旭旭然如日之始出
也文王曰受命矣曰君子既入其職則其於民也何
若對曰君子既入其職則其於民也曠曠然如日之
正中文王曰受命矣曰君子既去其職則其於民也
何若對曰君子既去其職則其於民也暗暗然如日
之已入也故君子將入而旭旭者義先聞也既入而
曠曠者民保其福也既去而暗暗者民失其教也文
王曰受命矣

周武王問於粥子曰寡人願守而必存攻而必得戰
而必勝則吾爲此柰何粥子曰唯攻守而戰乎同器
而和與嚴其備也故曰和可以守而嚴可以守而嚴
不若和之固也和可以攻而嚴可以攻而嚴不若和
之德也和可以戰而嚴可以戰而嚴不若和之勝也
則唯由和而可也故諸侯發政施令政平於人者謂
之文政矣諸侯接士而使吏禮恭於人者謂之文禮
也諸侯聽獄斷治治陳仁於刑而由此守而不存攻
而不得戰而不勝者自古而至于今自天地之辟也

未之嘗聞也今也君王欲守而必存攻而必得戰而必勝則唯由此也爲可也武王曰受命矣而不吝也周武王問於王子旦曰敢問治有必成而戰有必勝乎攻有必得而守有必存乎王子旦對曰有政曰諸侯政平於內而威於外矣君子行脩於身而信於輿人矣治民民治而榮於名矣故諸侯凡有治心者必脩之以道而興之以敬然後能以成也凡有戰心者必脩之以政而興之以義然後能以勝也凡有攻心者必結之以約而諭之以信然後能以得也凡有守

心者必固之以和而諭之以愛然後能有存也周武王曰受命矣

師尚父曰吾聞之於政也曰天下壙壙然一人有之萬民藜藜一人理之故天下者非一家之有也有道者之有也故夫天下者唯有道者理之唯有道者紀之唯有道者使之唯有道者宜處而久之故夫天下者難得而易失也難常而易亡也故守天下者非以道則弗得而長也故夫道者萬世之寶也周武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年六歲卽位享國親以其身見於粥子之家而問焉曰昔者先王與帝脩道而道脩寡人之望也亦願以教敢問興國之道柰何粥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興國之道君思善則行之君聞善則行之君知善則行之位敬而常之行信而長之則興國之道也周成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曰敢問於道之要柰何粥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道詔於君王政曰爲人下者敬而肅爲人上者恭而仁爲人君者敬士愛民以終其身此道之要也周成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曰敢問治國之道若何粥子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治國之道上忠於主而中敬其士而下愛其民故上忠其主者非以道義則無以入忠也而忠敬其士則不以禮節無以諭敬也下愛其民非以忠信則無以諭愛也故忠信行於民禮節諭於士道義入於上則治國之道也雖治天下者由此而已周成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曰寡人聞之有上人者有下人者有賢人者

有不肖人者有智人者有愚人者敢問上下之人何以爲異粥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凡人者若賤若貴若幼若老聞道志而藏之知道善而行之上人矣聞道而弗取藏也知道而弗取行也則謂之下人也故夫行者善則謂之賢人矣行者惡則謂之不肖矣故夫言者善則謂之賢矣言者不善則謂之愚矣故知愚之人有其辭矣賢不肖之人別其行矣上下之人等其志矣周成王曰受命矣周成王曰寡人聞之聖王在上位使民富且壽云若

夫富則可爲也若夫壽則不在於天乎粥子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聖王在上位則天下不死軍兵之事故諸侯不私相攻而民不私相閹閹不私相煞也故聖王在上位則民免於一死而得一生矣聖王在上則臣積於道而吏積於德而民積於用力故婦爲其所衣丈夫爲其所食則民無凍餒矣聖王在上則民免於二死而得二生矣聖王在上則君積於仁而吏積於愛而民積於順則刑罰廢矣而民無大過之誅故聖王在上則民免於三死而得三

生矣故聖王在上則使民有時而用之有節則民無厲疾故聖王在上則民免於四死而得四生矣故聖王在上則使盈境內興賢良以禁邪惡故賢人必用而不肖人不作則已得其命矣故夫富且壽者聖王之功也周成王曰受命矣

新書卷第九終

新書卷第十

漢 雒陽賈誼著

明 新安程榮校

禮容語下

雜事

魯叔孫昭聘于宋宋元公與之燕飲酒樂昭子右坐歌終而語因相泣也樂祁曰過哉君非哀所也已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已失何以能久且吾聞之主民者不可以媿媿必死今君與叔孫

其語皆媮死日不遠矣居六月宋元公薨間一月叔孫婣卒

晉叔向聘于周發幣大夫及單靖公靖公享之儉而敬賓禮贈賄同是禮而從享燕無私送不過郊語說昊天有成命既而叔向告人曰吾聞之曰一姓不再興今周有單子以爲臣周其復興乎昔史佚有言曰動莫若敬居莫若儉德莫若讓事莫若咨今單子皆有焉夫宮室不崇噐無雕鏤儉也身恭除潔外內肅給敬也燕好享賜雖歡不踰等讓也賓之禮事稱上

而差咨也若是而加之以無私重之以不侈能辟怨矣居儉動敬德讓事咨而能辟怨以爲鄉佐其有不興乎夫天有成命頌之盛德也其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謚謚者寧也億也命者制令也基者經也勢也夙早也康安也后王二后文王武王成王者武王之子文王之孫也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及成王承嗣仁以臨民故稱昊天焉不敢怠安蚤興夜寐以繼文王之業布文陳紀經制度設犧牲使四海之內懿

然葆德各遵其道故曰有成承順武王之功奉揚武王之德九州之民四荒之國謠謠文武之烈繁九譯而請朝致貢職以供祀故曰二后受之方是時也天地調和神民順億鬼不厲崇民不謗怨故曰宥謚成王質仁聖哲能明其先能承其親不敢惰懈以安天下以敬民人今單子美說其志也以佐周室吾故曰周其復興乎故周平正既崩以後周室稍稍衰弱不墜當單子之佐政也天子加尊周室加興

晉之三卿邾錡邾犇邾至從晉厲公會諸侯于柯陵

周單襄公在會晉厲公視遠步高邾錡見單子其語犯邾犇見其語許邾至見其語伐齊國佐見其語盡單襄公告魯成公曰晉將有亂其君與三邾其當之乎魯侯曰寡人固晉而彊其君今君曰將有亂敢問天道乎抑人故也對曰吾非瞽史也焉知天道吾見晉君之容而聽三邾之語矣殆必有禍矣君子目以正體足以從之是以觀容而知其心今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在體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目體不相從何以能久夫合諸侯國之大事也於是觀存亡之

徵焉故國將有福其君步言視聽必皆得遠順善則
可以知德矣視遠日絕其義足高日弃其德言爽日
反其信聽淫日離其名日以處義足以踐德口以庇
信耳以聽名者矣故不可不慎也偏亡者有咎既亡
則國從之今晉侯無一可焉吾是以云夫郟氏晉之
寵人也是族在晉有三卿五大夫貴矣亦可以戒懼
矣今郟伯之語犯郟叔許郟季伐犯則凌人許則誣
人伐則擄人有是寵也而益之以三怨其誰能忍之
齊國武子亦將有禍齊亂國也立於淫亂之朝而好

盡言以暴人過怨之本也惟善人能受盡言今齊既
亂其能善乎居二年晉殺三卿明年厲公弒於東門
是歲也齊人果殺國武子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
命不易哉母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維予
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
肩視我顯德行故弗順弗敬天下必定志敬而怠人
必乘之嗚呼戒之哉

胎教雜事

易曰正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君子

新書 卷十
慎始也春秋之元詩之關雎禮之冠婚易之乾坤皆
慎始敬忠云爾素成謹爲子孫婚妻嫁女必擇孝悌
世世有行義者如是則其子孫慈孝不敢淫暴黨無
不善三族輔之故曰鳳凰生而有仁義之意虎狼生
而有貪戾之心兩者不等各以其母嗚呼戒之哉無
養乳虎將傷天下故曰素成胎教之道書之王版藏
之金櫃置之宗廟以爲後世戒

青史氏之記曰古者胎教之道王后有身之七月而
就萋室太師持銅而御戶左太宰持斗而御戶右太

卜持著龜而御堂下諸官皆以其職御於門內此三
月者王后所求聲音非禮樂則太師撫樂而稱不習
所求滋味 非正味則太宰荷斗而不敢煎調而曰
不敢以侍王太子太子生而泣太師吹銅曰聲中某
律太宰曰滋味上某太卜曰命云某然后爲王太子
懸弧之禮義東方之弧以梧梧者東方之草春木也
其牲以雞雞者東方之牲也南方之弧以柳柳者南
方之草夏木也其牲以狗狗者南方之牲也中央之
弧以桑桑者中央之木也其牲以牛牛者中央之牲

也西方之弧以棘棘者西方之草也秋木也其牲以
羊羊者西方之牲也北方之弧以棗棗者北方之草
冬木也其牲以彘彘者北方之牲也五弧五分矢東
方射東方南方射南方中央射中央西方射西方北
方射北方皆三射其四弧具其餘各二分矢懸諸國
四通門之左中央之弧亦具餘二分矢懸諸社稷門
之左然後卜王太子名上母取於天下母取於地中
母取於名山通谷母悖於鄉俗是故君子名難知而
易諱也此所以養息之道也正之禮者王太子無羞

臣領臣之子也故謂領臣之子也身朝王者妻朝后
之子是謂臣之子也此正禮胎教也周后妃妊成王
於身立而不跛坐而不差笑而不誼獨處而不倨雖
怒而不詈胎教之謂也成王生仁者養之孝者襁之
四賢傍之成王有知而選大公爲師周公爲傅前有
與計而後有與慮也是以封於泰山而禪於梁父朝
諸侯一天下由此觀之立左右不可不練也昔禹以
夏王而桀以夏亡湯以殷王而紂以殷亡闔閭以吳
戰勝無敵而夫差以之見禽於越文公以晉伯而厲

公以見殺於匡麗之宮威王以齊彊於天下而簡公以殺於檀臺穆公以秦顯名尊號而二世以劫於望夷之宮其所以君王同而功迹不等者所任異也故成王處襁褓之中朝諸侯周公用事也武靈王五十而弒於沙丘任李兌也齊桓公得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稱爲義主失管仲饒豎刁狄牙而身死不葬爲天下笑一人之身榮辱具施焉者在所任也故魏有公子無忌而削地復得趙任藺相如而秦兵不敢出安陵任周贍而國人獨立楚有申包胥而昭王復

反齊有陳單襄而王得其國由此觀之無賢佐俊士能成功立名安危繼絕者未之有也是以國不務大而務得民心佐不務多而務得賢者得民心而民往之得賢者而賢歸之文王請除炮烙之刑而殷民從湯去張網者之三面而二垂至越王不類舊塚而吳人服以其所爲順於人也故同聲則處異而相應意合則未見而相親賢者立於本朝而天下之士相率而趨之何以知其然也管仲者桓公之讎也鮑叔以爲賢於已而進之桓公七十言說乃聽遂使桓公除

仇讐之心而委之國政焉桓公垂拱無事而朝諸侯
鮑叔之力也管仲之所以北走桓公而無自危之心
者同聲於鮑叔也衛靈公之時蘧伯玉賢而不用彌
子瑕不肖而任事史鮪患之數言蘧伯玉賢而不聽
病且死謂其子曰我卽死治喪於北堂吾生不能進
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者
死不當成禮死而置屍於北堂於我足矣靈公徃吊
問其故其子以父言聞靈公戚然易容而寤曰吾失
矣立召蘧伯玉而進之召彌子瑕而退之徙喪於當

堂成禮而後去衛國以治史鮪之力也夫生進賢而
退不肖死且未止又以屍諫可謂忠不衰矣紂殺王
子比干而箕子被髮而狎狂陳靈公殺泄治而鄧元
去陳以族徙自是之後殷并於周陳亡於楚以其殺
比干與泄治而失箕子與鄧元也燕昭王得郭隗而
鄒衍樂毅自齊魏至於是舉兵攻齊棲閔王於莒燕
度地計衆不與齊均也然而所以能信意至於此者
由得士故也故無常安之國無宜治之民得賢者顯
昌失賢者危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明鑑所以

照形也。徃古所以知今也。夫知惡古之所以危亡不務襲迹於其所以安存則未有異於却走而求及前人也。太公知之故國微子之後而封比干之墓夫聖人之於聖者之死尚如此其厚也况當世存者乎其弗失可知矣。

立後義 雜事

古之聖帝將立世子則帝自朝服自阼階上西鄉於妃抱世子自房出東鄉太史奉書而上堂堂當兩階之間北面立曰世子名曰某者三帝執禮稱辭命

世子曰授太祖太宗與社稷於子者三其命也妃曰不敢者再於三命曰謹受命拜而退太史以告太祝太祝以告太祖太宗與社稷太史出以告太宰太宰以告州伯州伯命藏之州府凡諸貴已下至於百姓男女無敢與世子同者以此防民百姓猶有爭爲君者夫勢明則民定而出於一道故人皆爭爲宰相而不姦爲世子非宰相尊而世子卑也不可以智求不可以力爭也今以爲知子莫如父故疾死置後者恣父之所以比使親戚不相親兄弟不相愛亂天下之

紀使天下之俗失聞尊敬而不讓其道莫經於此疾
死置後以嫡長子如此則親戚相愛而兄弟不爭此
天下之至義也民之不爭亦惟學王官國君室也殷
湯放桀武王伐紂此天下之所同聞也爲人臣而放
其君爲人下而弑其上天下之至逆也而所以有天
下者以爲天下開利除害以義繼之也故聲名稱於
天下而傳於後世隱其惡而揚其德美立其功烈而
傳之於久遠故天下皆稱聖帝至治其道之下當天
下之散亂以強凌弱衆暴寡智治愚士卒罷弊死於

甲兵老弱騷動不得治產業以天下之無天子也高
皇帝起於布衣而兼有天下臣萬方諸侯爲天下辟
興利除害寢天下之兵天下之至德也而天下莫能
明高皇帝之德美定功烈而施於後世也故天下猶
行弊世德與其功烈風俗也夫帝王者莫不相時而
立儀度務而制事以馴其時也欲變古易常者不死
不亡此聖人之所制也惡民吏之故拘爲言使結之
也所以聞於後世也

新書卷第十終

新書附錄

賈誼傳

見前漢書

賈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河南守吳公聞其秀材召置門下甚幸愛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嘗學事焉徵以為廷尉廷尉廼言誼年少頗通諸家之書文帝召以為博士是時誼年二十餘最為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為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諸生於是以為能文帝說之超遷歲中至

太中大夫誼以爲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和洽宜當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興禮樂廼草具其儀法色上黃數用五爲官名悉更奏之文帝謙讓未皇也然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國其說皆誼發之於是天子議以誼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廼毀誼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踈之不用其議以誼爲長沙王太傅誼旣以適去意不自得及度湘水爲賦以吊屈原屈原楚賢臣也被讒放逐作離騷賦其終篇曰已矣

國亡人莫我知也遂自投江而死誼追傷之因以自諭其辭曰恭承嘉惠兮竢罪長沙及聞屈原兮自湛汨羅造託湘流兮敬吊先生遭世罔極兮廼墮厥身烏虜哀哉兮逢時不詳鸞鳳伏竄兮鴟鴞翱翔闔茸尊顯兮讒諛得志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謂隨夷溷兮謂跖躄廉莫邪爲鈍兮鈇刀爲鋤于嗟默默生之亡故兮斡棄周鼎寶康瓠兮騰駕罷牛驂蹇驢兮驥垂兩耳服鹽車兮章父薦屨漸不可久兮嗟若先生獨離此咎兮諱曰已矣國其莫吾知兮子獨壹鬱其

誰語鳳縹縹其高逝兮夫固自引而遠去襲九淵之神龍兮沕淵潛以自珍倂蟪蛄以隱處兮夫豈從蝦與蛭蟻所貴聖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臧使麒麟可係而羈兮豈云異夫犬羊般紛紛其離此郵兮亦夫子之故也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鳳凰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微兮遙增擊而去之彼尋常之汙瀆兮豈容吞舟之魚橫江湖之鱣鯨兮固將制於螻螳誼爲長沙傅三年有服飛入誼舍止於坐隅服以鴉不祥鳥也誼旣以適居長

沙長沙卑濕誼自傷悼以爲壽不得長迺爲賦以自廣其辭曰單闕之歲四月孟夏庚子日斜服集余舍止于坐隅貌甚閒暇異物來萃私恠其故發書占之識言其度曰野鳥入室主人將去問於子服余去何之吉虜告我凶言其灾淹速之度語余其期服迺太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意萬物變化固亡休息幹流而遷或推而還形氣轉續變化而嬗沕穆亡間胡可勝言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憂喜聚門吉凶同域彼吳疆大夫差以敗粵棲會稽句踐伯世斯

遊遂成卒被五形傳說胥靡廼相武丁夫禍之與福
何異糾纏命不可說孰知其極水激則旱矢激則遠
萬物回薄震蕩相轉雲蒸雨降糾錯相紛大鈞播物
塊比無垠天不可與慮道不可與謀遲速有命烏識
其時且夫天地爲鑪造化爲工陰陽爲炭萬物爲錮
合散消息安有常則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爲人
何足控揣化爲異物又何足患小智自私賤彼貴我
達人大觀物亡不可貪夫狗財烈士狗名夸者死權
品庶每生怵迫之徒或趨西東大人不曲意變齊同

愚士繫俗儻若囚拘至人遺物獨與道俱衆人惑惑
好惡積意真人恬漠獨與道息釋智遺形超然自喪
寥廓忽荒與道翱翔乘流則逝得坎則止縱軀委命
不私與已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澹虛若深淵之
靚汎虛若不繫之舟不以生故自保養空而浮德人
無累知命不憂細故蒂芥何足以疑後歲餘文帝思
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
問鬼神之本詎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
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日以爲過之今不及也廼拜

誼爲梁懷王太傅懷王上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誼傳之數問以得失是時匈奴彊侵邊天下初定制度䟽闊諸侯王僭擬地過古制淮南濟北王皆爲逆誅誼數上䟽陳政事多所欲匡建其大畧曰臣竊惟事執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大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䟽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爲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執何以異此

本末舛逆首尾銜決國制捨攘非甚有紀胡可謂治陛下何不一令臣得執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使爲志勞智慮若身體之鍾鼓之樂勿爲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鄉風百姓素朴獄訟衰息大數旣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生爲明帝沒爲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爲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

新書
附錄
奉六親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群生至仁也立綱陳
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爲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
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
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其具可素陳於前願
幸無忽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
夜念此至孰也雖使禹舜復生爲陛下計亡以易此
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
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爲東帝親兄之
子西鄉而擊今吾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

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况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
者虜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
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
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徧
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爲邪此時而欲爲治
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日中必昃操刀必割今令此
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爲已迺墮骨肉之屬而抗
劉之豈有異秦之季世虜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
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爲安以亂爲治假設陛下居齊

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
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
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爲相盧綰
王燕陳稀在代今此六七公者皆亡恙當是時而陛
下卽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
下殺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非有仄室之勢以豫席
之也諸公幸者廼爲中涓其次厯得舍人材之不逮
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卽天子位割膏腴之地
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二四十縣德至渥也

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
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
一歲爲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諉者曰
疏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
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
南六七貴人皆亡恙當是時陛下卽位能爲治虜臣
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雖名爲臣實皆有布
衣昆弟之心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擅爵人赦
死辜甚者或戴黃屋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

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幸而來至法安可
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園視而起陛下之臣雖有悍如
馮敬者適啟其口七首已陷其匈矣陛下雖賢誰與
領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
疆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
是跡而動既有徵矣其執盡又復然殃既之變未知
所移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
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剝割皆衆理
解也至於髡髀之所非斤則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

芒刃也權執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衆髡
髀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爲不缺則折
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執不可也臣竊跡前事大抵疆
者先反淮陰王楚最疆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
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
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縮最弱最後反長沙迺
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執疏而最忠非獨性
異人也亦形執然也曩今樊鄴絳灌據數十城而王
今雖以殘亡可也今信越之倫列爲徹侯而居雖至

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
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菹醢則莫若令
如樊鄴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
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內之執如身
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
輻輳並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
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爲若干國使
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
盡而止及燕梁它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

以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日舉使君之諸侯之
地其削頗入漢者爲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所以
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所利焉誠以定
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壹定宗室子孫
莫慮不王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
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
謀不生柴竒開章之計不萌細民鄉善大臣致順故
天下咸知陛下之義卧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
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當時大治後世誦聖一動而五

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爲此天下之執方病大腫一
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
二指愒身慮亡聊失今不治必爲錮疾後雖有扁鵲
不能爲已病非徒瘡也又苦踈縶元王之子帝之從
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親兄子也今之王
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
大權以偏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瘡也又苦踈縶可痛
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執方倒縣凡天子者天下之
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嫂

姁侵掠至不敬也爲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漢歲致金
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貢
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縣如此莫之
能解猶爲國有人乎非亶倒縣而已又類辟且病非
夫辟者一面病非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
長爵不輕得復五尺以上不輕得息斥候望烽燧不
得卧將吏被介冑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
而上不使可爲流涕者此也陛下何恐以帝王之號
爲戎人諸侯執旣卑辱而旣不息長此安窮進謀者

率以爲是固不可解也亡其甚矣臣竊料匈奴之衆
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衆甚爲執
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爲屬國之官以主匈奴
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
笞其背舉匈奴之衆唯上之令今不獵猛敵而獵田
蔬不搏反寇而搏蓄菟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
爲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
信可爲流涕者此也今民賣僮者爲之繡衣絳履偏
諸緣內之閑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

而庶人得以衣婢妾曰穀之表薄統之裏縷以偏諸
美者黼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
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人屋壁得
爲帝服倡優下賤得爲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
有也且帝之身自衣皂綈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
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嬖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犬
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
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饑不可得也饑寒切
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爲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

賊直須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爲大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毋爲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毋取其筭立而諄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其慈子者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然并心而赴時猶曰歷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衆掩寡

智欺愚勇威怯杜陵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曩之爲秦者今轉而爲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誼捐廉耻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剽寢戶之簾奪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僞者出幾千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其亡行義之先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爲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

慮不動於耳目以爲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
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俗吏之所務在
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爲陛下
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
天之所爲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爲不立不植
則僵不修則壞筦子曰禮義廉耻是謂四維四維不
張國乃滅亡使筦子愚人也可筦子而少知治體
則是豈可不爲寒心哉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
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三歲而社稷

爲虛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衆心疑惑豈
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
其宜姦人亡所幾幸而群臣衆信上不疑惑此業一
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
度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爲長太
息者此也夏爲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爲天子
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爲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
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
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

太子廼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緇抱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傳傳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廼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

太子廼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者必先受業廼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廼得爲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知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踈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

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
而下不隲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
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
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及太
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
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
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化與
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
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所以

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采齊趣中肆夏所以明有
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
故遠庖厨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
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
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
刑罰也使趙高傳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
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卽位而明日射人忠
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
菅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

故也鄙諺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
誠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
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絕者其轍跡可
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
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繫於太子太子之善在
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
也關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
則左右而已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者欲不異及其
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者有雖死而不相

爲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
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
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凡人之智能見已然
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
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爲生難知也
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
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
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
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辜而不自知也孔子曰

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毋訟乎爲人主計者莫如先
審取舍取令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
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
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
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皆禮
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
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歐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
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歐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
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

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
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它故矣湯武之
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
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
情與器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
義禮樂而桀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蠻貊四夷累
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
刑罰德澤一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讎
既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

效太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庶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庶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執然也故古者聖主制爲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噐此善諭也鼠近於噐尚憚不投恐傷其噐况於貴

臣之近主乎庶耻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辜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蹙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辜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爲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今與衆庶同黥劓髡笞僇棄市之法然則堂不亡陛虐被戮辱者不泰迫虐庶耻不

行大臣無迺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耻之心虐夫
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可噉之習
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夫嘗
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
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
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縲之輸之司寇
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
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迺可以
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

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宜得
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之君智伯伐而滅之
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釁面吞炭必報襄子五
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
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固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
也反君事讎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虜列士
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
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頑頓亡耻莫詬
亡節廉耻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

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挺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群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托財器職業者粹於群下也俱亡耻俱苟妄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坐汙穢淫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汙穢曰惟薄不修坐罷軟不勝在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辜矣猶未斥然正以諱之也尚遷就而爲之

諱也故其在大譴大何之域者聞譴何則曰冠釐纓盤水加劔造請室而請辜耳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盤而加也其有大辜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摔抑而刑之也曰予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群臣自憚嬰以廉耻故人矜節行上設廉耻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爲人臣者主耳忘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

父見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圉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彼且爲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爲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爲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伏羲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耻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爲而顧比之久行故曰可爲長太息者此也是時丞相絳侯周勃免就國人有告勃謀反逮繫長安獄治卒亡事復爵邑故賈誼以此

譏上上深納其言養臣下有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至武帝時稍復入獄自甯成始初文帝以代王入卽位後分代爲兩國立皇子武爲代王參爲太原王小子勝則梁王矣後又徙代王武爲淮陽王而太原王參爲代王盡得故地居數年梁王勝死亡子誼復上疏曰陛下卽不定制如今之執不過一傳再傳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大強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爲蕃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代北邊匈奴與強敵爲隣能自完則足矣

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厯如黑子之著面適足以餌大國耳不足以有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以爲餌豈可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兢小廉以自託於鄉黨人主唯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以爲不可故斬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畢以爲王而天下安故大人者不牽小行以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而縣屬於漢其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

而補中道衣敝錢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執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爲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新鄴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捷之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

之既令陛下力制天下願指如意高拱以成六國之
既難以言智苟身亡事畜亂宿既孰視而不定萬年
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臣聞聖主
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唯陛
下財幸文帝於是從誼計廼徙淮陽王武爲梁王北
界泰山西至高陽得大縣四十餘城徙城陽王喜爲
淮南王撫其民時又封淮南厲王四子皆爲列侯誼
知上必將復王之也上疏諫曰竊恐陛下接王淮南
諸子曾不與如臣者孰計之也淮南王之悖逆亡道

天下孰不知其辜陛下幸而赦遷之自疾而死天下
孰以王死之不當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
天下耳此人少壯豈能忘其父哉白公勝所爲父報
讎者大父與伯父叔父也白公爲亂非欲取國代主
也發忿快志剡手以衝仇人之匈固爲俱靡而已淮
南雖小黥布嘗用之矣漢存特幸耳夫擅仇人足以
危漢之資於策不便雖割而爲四四子一心也予之
衆積之才此非有子胥白公報於廣都之中卽疑有
刺諸荆軻起有於兩柱之間所謂假賊兵爲虎翼者

也願陛下少留計梁王勝墜馬死誼自傷爲傳無狀
常哭泣後歲餘亦死賈生之死年三十三矣後四歲
齊文王薨亡子文帝思賈生一言迺分齊爲六國盡
立悼惠王子六人爲王又遷淮南王喜於城陽而分
淮南爲三國盡立厲王三子以王之後十年文帝崩
景帝立三年而吳楚趙與四齊王合從舉兵西鄉京
師梁王扞之卒破七國至武帝時淮南厲王子爲王
者兩國亦反誅孝武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
賈嘉最好學世其家

贊曰劉向稱賈誼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其論甚美
通達國體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也使時見用功化
必盛爲庸臣所害甚可悼痛追觀孝文玄默躬行以
移風俗誼之所陳略施行矣及欲改定制以漢爲
土德色上黃數用五及欲試屬國施五餌三表以係
單于其術固以疏矣誼亦天年早終雖不至公卿未
爲不遇也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掇其切於世事者著
于傳云

新書附錄終

新書後跋

長沙故楚地前代人物不乏而顯然各
 載史氏者獨屈原以忠憤賈誼以遠徙
 見之文詞磊落相望今離騷經潭已板
 行而誼書獨無傳焉誠墜典也提學漕
 使給事程公攝潭事乃取積中所藏誼

新書十篇俾刻學宮价既承命竊考誼
所著過秦論所陳治安策雖繁簡與是
書不同要皆推論於斯也盖誼自長沙
召對宣室文帝嘉之已乃數上奏疏論
政事危言讜議卓詭切至若衆建諸侯
益廣梁地養大臣有節崇廉耻之風後

皆遵至有效一一如誼所言則誼之謀
謨論建議有大過人者劉向謂為通達
國體伊管未能過其亦美矣然討其源
涿率多新書所草定新書乃傳長沙時
所為也然則長沙以是書行其不宜乎
盖非特足以脩墜典之闕抑亦有補於

世可見公之用意云顧遐方無善本可
參校字多訛舛姑存之以俟是正宜乎
淳熙辛丑朔南亞門生從事郎充潭州
學教授南昌胡价謹題

題論英德師大
題入世醫也
題論英德師大
題入世醫也



